

唐宋文献与图像中孔子的衣冠形制及圣像建构

王玲¹, 王芙蓉²

(1. 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重庆 408100; 2. 湖北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湖北黄石 435000)

摘要:在“君道-师道”易位背景下,孔子身份的认知与画像中的衣冠特征均发生了变化。以文献与图像中记录的孔子形象为研究对象,采用图像学、设计学等学科视角与方法,通过梳理袞冕与朝服服制的传承与演变,分析唐宋两代《衣服令》及相关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探讨其中衣冠形制与孔子所着衣冠表征的身份之间的联系。与汉代孔子像着儒服章甫为主的士儒身份不同,唐代孔子像的衣冠一改前制,主要为身着朝服或袞冕的“大司寇”“上公”“王”的形象。孔子圣像的建构过程,反映了唐宋两代在礼服制度上的承袭与演变。唐宋图像中孔子的衣冠形制,呈现出表达寓教为主和政治功能的图像学特征。这些特征对孔子“儒者”与“官吏”形象的符号化重构及多重身份传播,起到了关键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 唐宋时期;孔子像;袞冕;衣冠形制

中图分类号:J 5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5)04-0320-08

Forms of Confucius' Robes and Ha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Sacred Image in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s and Images

WANG Ling¹, WANG Furong²

(1. School of Fine Art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2. School of Art,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way of sovereign" to "the way of teacher", the cognitive perception of Confucius's identity and the sartorial attributes in his iconography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Utilizing textual records and visual depictions of Confucius as primary sources, this study employ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from iconography and design studies to examine the lineage and evolution of imperial ritual regalia (gunmian) and court attire.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lothing Ordinances* from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longsid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visual materials,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eremonial garment systems and the identity markers embodied in Confucius's attire. Diverging from the predominant Han Dynasty portrayal of Confucius as a Confucian scholar wearing ru-fu robes and ceremonial headgear (zhangfu), Tang Dynasty depictions reconfigured his iconography, presenting him in the sartorial symbols of "grand minister of justice", "duke superior", or even "monarch", adorned in court regalia or imperial vestments. This constructed imagery of the Sage reflects both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ceremonial dress cod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eriods. The vestimentary systems in Tang and Song Confucian iconography demonstrate distinct icon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at emphasize didactic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functionality. These visual marker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s dual identity as both "Confucian philosopher" and "state official", thereby shaping the multifaceted transmission of his symbolic legacy.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ortrait of Confucius, gunmian, style and form of clothing and headwear

孔子及其思想的符号意义不仅存在于政统的律令里,也体现在诸多史料与各类图像中,并且通

收稿日期:2024-03-13; 修订日期:2025-07-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60087)。

作者简介:王玲(1981—),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Email:40075032@qq.com

过礼的规范对历代服饰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影响远超其他任何因素,如历代圣像的建构。自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鲁哀公立庙始祀孔子,经汉唐至明清,各朝对孔子身份的尊崇表现有所不同。汉代示以儒者形象,唐代强调先师、先圣地位,宋代则突出王与上公的身份。历代孔子像中的衣冠形制多刻意复古,与其被赋予的符号身份相对应,彰显了统治者崇儒尚贤、以德治世的理念。

目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孔子服饰展开相关研究。孟久丽^[1]阐释了宋代孔庙中着帝王衣冠的孔子形象。李翠^[2]分析了身着儒服布衣、鲁司寇官服及帝王服饰的三类孔子像。孔凡栋等^[3]基于文献资料探讨了唐宋时期孔子庙像袞服的变化,推得孔子王者身份象征与帝王袞冕之间的差异。高祥等^[4]以汉画像砖为研究对象,论证了汉代进贤冠的发展演进脉络,并深入阐释其形制与使用情况。以上关于孔子像的研究集中于庙像、塑像等载体,讨论焦点多在于帝王袞冕这一服制。学界对孔子像衣冠形制变化与身份形象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相关服饰制度的系统研究,仍有深入探究的空间。唐宋时期,孔子的形象建构在袞冕、朝服服制的变化反复中逐渐定型,考证该时期不同孔子像的衣冠形制,有助于解读孔子身份,以考察不同礼仪场合圣像的服饰规制。因此,文中聚焦唐宋时期,通过对照文献与图像中君、王、公所服袞冕及朝服服制,分析统治者在建构孔子圣像时所侧重的衣冠形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旨在探寻唐宋时期文献记录和图像传播之间的关联,并推演孔子像中衣冠符号意义的建构轨迹。

1 唐以前孔子的士儒身份与儒服章甫形制

服饰是体现个体身份与社会礼制的物质表征,也是体现正统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先秦时期,儒家相较其他学派更为重视衣冠的政治功能,这在《礼记》不同篇章及相关文献中多有论述。《庄子》中载有鲁国人乱穿儒服的现象,称此行为有违服制与身份统一的原则,强调身份与衣冠相匹配才合乎礼制。

孔子先世由诸侯之家降为公卿之家,再降为士族之家。由礼制推断孔子属士阶层,其衣冠形制当与此身份相符。他所在的春秋晚期,齐鲁尚宽袍大袖,曲裾衣在春秋战国具有普遍性,其裁剪方法相当经济^[5]。古文献中多有孔子着深衣戴章甫的记

载。深衣,为诸侯、大夫、士燕居之服。《礼记·玉藻》:“士不衣织”^[6],即士的身份应着布衣,不能穿织锦材质的衣服。孔子身为士人,其早期所任职务为委吏、乘田等,等级较低,依其当时的身份,孔子衣冠应为前述布衣材质的深衣、章甫等形制。钱穆先生依据“见异国之君”的礼制记载,推断孔子在二十七岁前已出仕,后由司空升为大司寇,以卿职服务于鲁国,主管刑事,按规制着卿职官服。以上两种形制是表现孔子形象的主要衣冠形式。

沿袭子贡、孟子对孔子的圣化脉络,孔子像及孔子见老子图已是西汉时期常见的绘画题材,属历史故事图像中的圣贤画像类。汉画像兴起于西汉早期,盛行于东汉,其影响延续至魏晋时期。经两汉壁画、汉画像中孔子像的传播,以及魏晋南北朝郡国、郡县学制的创建,孔庙中孔子像更加普及。作为一种思想传播媒介,孔子图像已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特征,其形象多为行礼的儒者。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孔子画像见于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像漆衣镜(见图1)。画像中孔子着深衣戴进贤冠,象征其儒者身份,体现了西汉时期尊崇儒家思想的文化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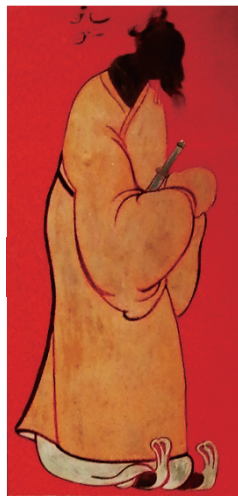


图1 西汉时期孔子像漆衣镜复制件局部(拍摄于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Fig. 1 Partial view of the replica of the lacquered mirror with a portrait of Confuciu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hotographed at the Haihunhou State Ruins Museum)

综上所述,唐以前的孔子像主要见于墓室壁画、汉画像石等载体之上。汉代统治者使用孔子像以示教化,此举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播。文献记载中,既有象征士儒身份的深衣章甫形象,也有表现官职身份的朝服形象,其衣冠形制与当时的风尚与

礼制相符合;而画像石实物所见多以着深衣、戴进贤冠的儒者为主。前朝孔子像的存续为后世孔子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图像与文献参考依据。

2 唐宋文献中孔子的身份与衮冕服制

唐宋时期,文献与图像所载的孔子形象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①文献记载中政统层面的“上公”“王”身份;②图像教化层面民众普遍尊崇的“师圣”形象。唐代统治者意在通经致用,通过强化孔子作为政治符号的地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孔子像的衣冠形制多有对周礼服制的复古之意,随着统治者尊儒尚贤思想的起伏变化,唐宋两代的服制令经历了多次修订。

唐代推行“庙学合一”制度,将祀孔活动融入国家礼制体系。在此背景下,教育出现儒家化倾向,自官方至民间都有尊孔、祀孔的仪礼形式存在。“礼的意义不是玉帛钟鼓之属,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符号是用来表示意义的。”^[7]唐代文献中记载的孔子衣冠形制,相较于两汉发生了变化。统治者用衣冠规制,强化于孔子兼具的“师圣”以及“上公”或“王”的双重身份。

2.1 唐代文献中孔子的身份与衣冠

唐代思想领域呈现儒、释、道并行发展的格局,其间互有消长。尽管如此,当政者与儒生群体对孔子的尊崇推进了儒学的兴盛发展。孔子先后被封为先圣、太师、隆道公等称号,至玄宗朝更被追封为文宣王。然而,尽管获封“王”的尊号,当时道教仍处首位,孔子的“文宣王”身份也并未获得与世俗王权同等的地位,其核心象征意义更多体现在“师圣”层面。因此,唐代孔子形象的塑造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身份定位和思想背景下,通过对前代服制的继承与当朝变革实现的。

唐初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态度基本延续了前代。在此背景下,师道地位逐渐提升,“确立孔子的先师地位是唐代尊孔兴儒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在教育领域中树立了孔子的独尊地位。”^[8]此时,统治者通过制定完善礼制律令,为孔子圣像的塑造构建了关键的服制基础。具体而言,在相继颁布的唐代《武德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中,以及宋代《天圣令》《元丰令》《政和令》《乾道令》中对君臣衮冕的色彩、形制和使用等级均有详细规定(见表1^[9])。这些关于现实社会等级服饰的典章制度,成为塑造孔子像衣冠形制的根本法典与服制依据。

表1 周代文献及唐宋《衣服令》中的衮冕服制

Tab.1 Structure of gunmian in documents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yifuling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朝代	身份	形制	色彩	章纹	旒
周	君	上衣下裳	上玄下纁	九章	十二旒
	臣	上衣下裳	上玄下纁	九章	九旒
唐	君	上衣下裳	上玄下纁	十二章	白珠十二旒
	臣 (王公)	上衣下裳	上青下纁	九章	青珠九旒
宋	君	上衣下裳	《天圣令》 上青下红 《元丰令》 上青下纁 《政和令》 上青下纁 《乾道令》 上玄下纁	十二章	十二旒
	臣 (王公)	上衣下裳	上玄下纁	九章	九旒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七月,追赠孔子为太师。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唐六典》“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凡百官朝服,朝会,大事则服之。”^[10]《旧唐书》载:开元八年(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奏称:“先圣孔宣父庙,先师颜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11]其余七十子图形于壁,庶敦劝儒风。《旧唐书·舆服志》载:“衮冕,垂青珠九旒……服九章……第一品服之。”^[11]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下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追谥为文宣王……于是正宣父坐于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11]唐玄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服衮冕。唐宋文献诏令中孔子的身份及衣冠规制见表2。衮冕为唐代王、公的典型礼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区别在于上公衮没有升龙,其他形制均与王者相同。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可见,自高宗时尊为“太师”、武则天时封“隆道公”,至玄宗时追谥“文宣王”,孔子的官方封号及其塑像衣冠规制几经更迭,逐渐形成定制。作为参照,《新唐书·舆服志》记载王(亲王)之衮冕承秦汉之制并有所改易,为上衣下裳制,深青衣纁裳,舄加金饰^[12]。至开元年间,国子监等地为孔子以“先圣”身份立塑像,其弟子画像绘于庙墙壁。之后孔子被以文宣王身份塑像并改着王者九旒九章衮冕。孔子文宣王塑像所着衮冕的形制、色彩及等级标识均遵循了唐代亲王衮冕规制。帝王的诏令推行,使孔子在唐代具有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至高地位,具有了学、政、道三统合一的象征意义,发展成为三统的代表符号^[13]。唐代确立了孔子塑像文宣王衮冕像规制及其所承载的“师”“王”双重权

威象征,为此后历代的孔子塑像奠定了主流范式, 影响深远。

表2 唐宋文献诏令中孔子的身份及衣冠规制

Tab.2 Identity and dress regulations of Confucius in the edic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terature

序号	朝代时间	诏令或封号	文献载衣冠形制
1	唐·乾封元年(666年)	太师	
2	武周·天授三年(690年)	隆道公	
3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文宣王	内出王者衮冕之服
4	唐·开成元年(836年)		“向明当宁,用王礼也。尧头禹身,华冠像佩之容” 刘禹锡《许州文宣王新庙碑》
5	宋·雍熙四年(987年)		“被华衮,重珠旒,王者之制彰矣” 王禹偁《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
6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玄圣文宣王	服衮冕
7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	从上公制	冕九旒,服九章,桓圭
8	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至圣文宣王	冕九旒,服九章,桓圭
9	宋·景祐三年(1036年)		“皇皇辟容,被衮正位”李昉《双流县文宣王庙记》
10	宋·治平四年(1067年)		“冕旒服章,悉用本朝之制”蒲宗孟《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
11	宋·熙宁七年(1074年)		冕服十二旒
12	宋·崇宁四年(1105年)	颁祭服于州县	增冕十二旒,衮服九章
13	宋·大观四年(1110年)	从王者之制	服衮冕,改执镇圭
14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 即宋·淳熙元年	大成殿孔子像	冕十二旒,衮服十二章

2.2 宋代文献中孔子的身份与衣冠

宋代在礼乐制度、官制等领域继承唐代制度体系,为儒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孔子作为儒家道统的核心象征,其权威化与圣化进程不断深化。伴随于此,宋代儒学迎来了新发展,孔子身份的符号意义愈加凸显。宋代孔子先后被封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宋初的《开宝通礼》记载:“衮冕,青珠九旒,以组为纓,青犢充耳,角簪导,青衣纁裳,服九章,白纱中单,革带……金玉饰剑,朱袂赤舄,一品服之。”^[14]在《淳化令》(994年)、《天圣令》(1029年)、《元丰令》(1084年)、《政和六年令》(1116年)、《乾道令》(1170年)五令中对衮冕服制作了详细规定。其中,《淳化令》衮冕制度相关令文: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纓,黹犢充耳,金饰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白纱中单,黼领,青褱、襪、裙。蔽膝,革带,玉钩鞬。大带,鹿卢玉具剑,大珠髀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纓……朱袂赤舄,加金饰。享庙、谒庙、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祚、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及临轩册拜王公则服之。上述文献中关于君臣衮服的具体规定,不仅反映了宋代早期承续隋唐的服制特点,更明确了其在国家典仪中区分等级、昭示权威的核心作用^[15]。

《宋史》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真宗为孔子像加“冕服,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制”(见图2),随后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赐曲阜庙桓圭,从上公之制。崇宁四年(1105年),孔子像加冕十二旒服九章以衣冠形制彰显孔子王的身份^[16]。“……国子司业蒋静言:“先圣与门人通被冕服……衮,公服也……考周官司服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同;弁师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异。今既考正配享、从祀之服,亦宜考正先圣之冕服,于是增文宣王冕为十二旒。”宋时,按周礼突出孔子至圣身份,区别公与王的衮冕差异。另宋代祀孔诗数量较前代增多,祀孔仪礼规制在国家层面受到大力推崇。《宣圣庙》载:“丹青古冕服,赭垩新结构。”^[17]庙像中明确孔子依制着衮冕,从九旒、九章、桓圭升至十二旒、九章、镇圭。《周官新义》载:“以玉做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18]孔子的身份地位在宋代不断提升,衣冠形制的转变正是升华其符号身份最直观的表现。文献中对孔子塑像衣冠形制(衮冕)的等级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规制经历了在上公冕服与亲王冕服之间降、升的反复调整过程,最后定制为王者衮冕,并增冕十二旒、衮服十二章(见表2)。这一高规制的孔子衮冕像模式,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孔子

塑像衣冠。



图2 依据《新定三礼图》绘制的上公衮冕

Fig.2 Ducal dragon robe and coronet drawn according to *Xinding Sanli Tu*

宋代,士人群体——文人演变成了地方精英的核心,这一变化的轨迹是从“唐代以门阀世家大族为中心,到北宋以“学者—官员”文官家族为代表,再到南宋以“文人”地方精英为中心^[19]。在这种背景下,孔子作为代表儒家思想的原型身份出现新的转折,体现了孔子由单一的儒者身份转变为师圣、上公、王等多元符号身份。孔子的衣冠规制及内涵早已超越了衣冠本身的物质意义,更加凸显其作为政统象征的符号意义。由此可见,政令中对孔子衣冠形制的规定,其符号意义正是学统、政统所要表达的本质精神。

3 唐宋时期图像中孔子的官职身份与朝服服制

唐代以前,君道地位总体高于师道。历代君主虽多欲抑孔子在君权之下,然而儒者的持续尊崇使孔子圣化的脉络一直未中断^[20]。至唐宋,师道地位上升是重要的儒学复兴阶段,不同程度上都有对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的孔子图像也发生了变化,其描绘形象不同于两汉时期。从传世图像观察,其衣冠多表现为“朝服、巾或冠”,意在突出孔子原有的官员身份,但具体形制在不同画像中存有差异。后世孔子图像的摹绘,主要依据前代文献记载和流传的图像母本。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母本包括孔子燕居服行教阙里小像和鲁司寇像;宋代则多为小像。因此,通过梳理孔子图像的演变序列,从图像学角度阐述孔子衣冠服制的变化与其多重身份

建构之间的关联。

唐宋时期图像中绘制的孔子衣冠,除燕居服深衣、皮弁外,亦服与身份官职相应的玄端。孔子所处时代,服饰制度明确了色彩、形制与材质、工艺等代表的社会等级。《周礼正义》中载:“……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指出士阶层自皮弁以下的服饰规制与大夫相同,并且记载了:“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是广袂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之,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21]说明士人衣袂宽度与长度相等,均为二尺二寸(约73.3 cm),袖口一尺二寸(40 cm);而大夫以上阶层则在此基础上增宽一半,衣袂达三尺三寸(110 cm),袖口为一尺八寸(60 cm),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论语·子罕》亦载:“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反映孔子在病中仍恪守礼制,面对国君探视时身着朝服、束大带的仪容。另《荀子简释》中亦有相关记载,孔子曾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22]“端”取“正”之义,指玄端黑色礼服象征庄重端正。由此可见,当时对朝服的颜色、形制、材质与制作工艺等方面,均存在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以体现礼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文化特征。《新定三礼图》载:“士玄端,玄端、玄裳、黄裳、杂裳、缙带、爵鞶(蔽),不言朝服而言玄端者,欲见色而取其正也。上云主人玄冠朝服,此唯云玄端,不言玄冠者。但冠者三加冠,始加缙布次皮弁次爵弁,不加玄冠故不言也,又说诸侯之士有三等之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前玄后黄……”^[23]此段详细记述了士阶层玄端礼服的构成,包括上衣、下裳(依等级分玄、黄、杂三色)、黑色腰带及爵形蔽膝,并强调以“玄端”为名突出其色正而合礼义。文中未重复提及“玄冠”,是因士人行冠礼时有“三加”之仪——始加缙布冠,次加皮弁,终加爵弁,并不单独加玄冠,故不再赘言。所述内容与《新定三礼图》所绘玄端形制完全吻合,进一步印证了先秦时期服饰制度的等级性与仪节规范性(见图3)。而麻织物作为春秋时期的主要服饰材料,也有严格的使用等级规制。随着制麻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依麻线粗细织成品质不等的麻布,从四升到三十升分别指麻布由粗劣到精细的质量等级。十五升以上者类丝绸,供贵族使用,最精细者达三十升,供制麻冕^[24]。《礼记·杂记》载:“朝服十五升。注……玄端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25]即朝服由细布制作。将前文所述士大夫衣袂尺寸及朝服细节,与后世为孔子拟制的朝服形制尺寸相对应,这一对应关系,是唐宋时期画师塑造孔子圣像进行可视化表达的重要参考依据。



图3 依据《新定三礼图》绘制的玄端

Fig. 3 Scholar's black court dress painted according to *Xinding Sanli Tu*

3.1 唐代孔子图像中朝服巾冠形制

传圣贤之形迹者,具于画^[25]。魏晋南北朝时庙堂祀孔塑像与画像并存,有孔子坐像、孔子与颜渊、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等多种形式。至唐代,孔庙祀典规定以十人从祀。韩愈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长得共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社稷坛而不屋,岂如孔子巍然当坐,用王者礼……”^[26]印证唐代以王者礼祀孔子坐像。《全元文—设尼山圣象记》:“……阙里行教像,颜子从后者,顾恺之笔。杏坛小影像,吴道子笔。及近司寇像,皆汉、晋衣冠耳。”^[27]明代《高平县志》载:“按《记》云:‘吴道子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二本,乘车而群弟子从者谓之图,立而颜渊侍者为小影。’‘天子王侯、学士大夫、幼如童蒙、远如四夷、微如市贩……莫不欲想见圣人之仪容,故以孔庙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阙里小像最真绣于卷首。’”^[28]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吴道子所绘两种孔子像的构图差异——一种为乘车群弟子从行之大图,一种为立像颜渊侍侧之小影,更反映出历代社会各阶层对瞻仰圣人容貌的普遍愿望,因而将孔庙所藏孔子燕居行教像视为最接近真实的形象,并绣于卷首以示尊崇。通过将后世不同版本及画家所绘孔子像的衣冠特征,与文献和图像中所载的多种朝服形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孔子图像中的衣冠设计并非完全依照周代原貌,而多参考汉晋时期的服饰风格,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尊古意向。后世文献与图像为孔子拟制的朝服形制,因而也往往融合了历史想象与理想化的礼制建构,均是对孔子崇高身

份的符号化表达。

唐代孔庙所用画像,常见的有描绘其佩剑行教的画像(后世称为孔子行教像或孔子佩剑图),以及称为先圣遗像或孔子小影的肖像。唐太宗时各郡县孔庙内所挂图像为《孔子行教像》^[29],学者孔德平在《历代孔子造像考察》中考证指出,宋元明时期流行于南北方的《宣圣遗像》,其图像系统源自《孔子佩剑图》或《先圣遗像》碑,而“孔子行教像”这一名称在明清时期才定名。这类孔子像被后世广泛传承应用,对后世孔子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画师在摹绘其衣冠时,一方面力求保留唐代母本的图像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当时的官服制度元素(见表3)。

表3 文献、图像中孔子首服的形制特征

Tab. 3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us' headwear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名称	朝代	形式	内涵	形制
章甫	殷	其饰微大	儒者之冠	
委貌	周	万物萌小	道德之冠	
进贤冠	两汉	前高七寸 后高三寸	文儒之冠	
幅巾	唐以降	方形首服	儒士明志	
獬豸冠 (法冠)	唐以降	獬豸 之角形	善辨曲直 执法公正	
冕冠	唐宋以降	九旒 十二旒	上公制 王制	
鹿皮冠	宋代	花瓣相叠	安正容貌	

《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为老者形象(见图4),身体前倾,手心向内左手握住右手四指于胸前作行礼状,头部裹巾,上衣下裳的朝服形制。图4中上衣为交领宽袖样式,衣缘边饰图纹,腰间系长带,下着裳,内着中单,佩蔽膝,于左侧执剑,剑柄在前,足穿云头履。“在人物画中,唐代似乎只有少数慕古读书人或隐士高人还穿宽博服装,一般人已少穿。一般画师难以明确古代冠巾制度,很难表现鹿皮冠的正确形象。”^[30]根据沈从文先生对唐代人物图像崇尚古风的研究,可以推断唐代对孔子像的塑造为尊古之意。此样式与文献所记广袂朝服(玄端)相符,再参照宋明时期的《三礼图》《三才图会》中所绘玄端样式,与其形制特征有呼应之处。而图像中孔

子头部所裹巾帻,则成为彰显其师圣身份的重要视觉符号。



图4 唐代吴道子绘《先师孔子行教像》局部描摹图

Fig. 4 Partial tracing of *Portrait of Confucius as a Teacher* painted by WU Daozi in Tang Dynasty

另一幅“司寇像”(见图5)中,孔子头戴法冠(獬豸冠),身着曲领方心朝服。此形象是后世画家为象征孔子曾任大司寇的官职身份而塑造的。《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了唐代朝服制度,其中提到曲领方心是朝服的组成部分《旧唐书》:“朝服,亦名具服。冠、簪导、曲领方心……公侯等戴进贤冠。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角形(见图4)。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11]《新唐书·舆服志》中记载进贤冠与法冠为群臣冠制,画像中所绘首服形制表现了孔子的官吏身份^[31]。孔子曾任鲁司寇,也是执法官员,戴獬豸冠、着朝服与其身份相适合^[32]。其衣冠形制与文献中所述朝服形制基本一致。



图5 唐代吴道子绘司寇像描摹图

Fig. 5 Tracing copy of the portrait of sikou painted by WU Daozi in the Tang Dynasty

3.2 宋代小影中孔子着玄端委貌形制

宋时孔子先后被封“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以冕冠章服表现孔子王的身份。而现存宋代孔子画像中并未发现衮冕形制,孔子形象仍沿袭前朝图式,其服饰多表现为上衣下裳、内着曲领,或为存古之意的玄端形制,腰间系带、佩蔽膝、头戴委貌冠(或鹿皮冠)、笏头履,左侧佩剑、剑柄朝后,具体如图6所示。图6中画像中的衣裳与冠的形制较唐代有所变化,袖口收敛、衣长变短。



图6 北宋碑刻宣圣小影局部描摹图

Fig. 6 Partial tracing copy of the small portrait of Xuansheng from the stone carving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鹿皮冠在宋代人物画中较为常见,其形制小巧,似花瓣相叠,如合掌状,以簪固冠。后世儒家阐释《春秋》西狩获麟时提到:“‘西狩获麟。儒者说之。以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圣也。’故麟为孔子瑞。麟韦之弁,李奇注‘谓鹿皮冠’。”^[33]“宋人受文献记载影响,喜以意复古,所以继续服用而略有变通。”沈从文先生推断“宋人本南北朝旧稿绘七十二贤及孔子像中,却有如合掌状具古皮弁制度,应是当时画师缺乏对古代鹿皮冠或弁的具体认识。”^[30]委貌冠、皮弁冠形制相同而材质相异。宋代文献中记载进贤冠即獬豸冠,以上几种不同称谓的冠均有圣贤之意,此种冠式符合孔子原本的身份。

4 结语

孔子像的稳定性为三统合一思想的传播与强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觉载体。唐宋时期是孔子身份不断圣化的阶段,孔子像中的衣冠形制及其表达的身份意义,随着师道地位的提升而变化,并逐渐趋于定型。在不同场所,人们通过塑造孔子特定的衣冠形制来传达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与权威。从秦汉至唐宋,孔子图像中的衣冠形制经历了从儒者—

师圣—上公—王者衣冠的演变,逐渐实现了对其多重符号身份的视觉化建构。在学统、政统合一的背景下,孔子像中先师形象与王者形象常并存,但更突出其作为万世师表的“师圣”身份。画家在塑造孔子形象时,在服饰上基于汉晋衣冠形制并融入了当朝的朝服制度特征。这些关于孔子服饰的文献记载及图像呈现,成为后世圣像建构的重要范本,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图像程式,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稳定图式的延续体现了自官方至民间对孔子先师身份的认同与尊崇。

孔子出身于士阶层,按其身份应穿布衣,不能穿织锦材质的服装,后官至大司寇位列上卿,卿相之服亦称“布衣”。他所穿的朝服属礼服,其等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同于象征平民身份的“布衣”。后世所言“布衣”主要是根据服饰材质指代平民身份,并非对孔子身份的特殊指称,后人意在以孔子的衣冠形象来表达学统层面的符号意义。由此可见,衣冠礼制是被后世统治者作为“寓教于礼”的主要载体,即通过具象化的衣冠形制来实施教化。

参考文献:

- [1] 孟久丽. 遗珍与楷模:宋元时期的孔裔族中及学府中的孔子遗像之研究[J]. 宋元研究,2011,227-266.
MENG Jiuli. Heirloom and exemplar: family and school portraits of Confucius in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J].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011, 227-266. (in Chinese)
- [2] 李翠. 孔子塑像服饰考——《尼山孔子象记》碑解析[J]. 孔子学刊,2014,246-255.
LI Cui. Research on the costumes of Confucius statue: analysis of the Record of the Confucius Statue on Nishan Stele[J]. Journal of Confucian Studies, 2014, 246-255. (in Chinese)
- [3] 孔凡栋, 金楠倩. 唐宋时期孔子庙像改王者之服的讨论[J]. 艺术设计研究, 2022(6): 38-41, 55.
KONG Fandong, JIN Nanqian. Discussion on the change of Confucius temple statues to the king's costum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22(6): 38-41, 55. (in Chinese)
- [4] 高祥, 牛犁. 基于汉代画像砖实证材料的进贤冠起源、形制及使用[J]. 丝绸, 2024, 61(1): 129-138.
GAO Xiang, NIU Li. The origin, shape and use of jinxian crow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of portrait bricks in the Han Dynasty[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1): 129-138. (in Chinese)
- [5] 孙机. 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47, 56.

- [6] 郑玄注. 礼记注[M]. 王锷,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21.
- [7]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 [8] 杨荫楼, 王洪军. 齐鲁文化通史(5):隋唐五代卷[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76.
- [9] 罗富诚, 谢红. 唐宋《衣服令》对比研究——以皇帝冠服为例[J]. 丝绸, 2020, 57(11): 94-98.
LUO Fucheng, XIE H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i Fu Ling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se study of emperors' costumes [J]. Journal of Silk, 2020, 57(11): 94-98.
- [10]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62-67.
- [11] 刘煦.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12]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13] 郑洪晓. 道统、学统和政统话语体系的当代诠释[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96-100.
ZHENG Hongxiao.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cademic orthodoxy and politics orthodoxy[J].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6): 96-100. (in Chinese)
- [14] 欧阳修, 苏洵. 太常因革礼[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5] 倪晨辉. “为邦之道”与唐宋令典研究:以《鹵簿令》《衣服令》《乐令》复原为中心[D]. 长春:吉林大学, 2017: 126.
- [16] 脱脱. 宋史:一百五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2548-2549.
- [17] 阮元. 广东通志·金石略[M]. 梁中民, 点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 [18] 王安石. 周官新义[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359.
- [19]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36.
- [20] 邓秉元. 孟子章句讲疏:卷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21]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 [22] 荀况. 荀子简释:第三十一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400.
- [23] 聂崇义. 新定三礼图[M]. 丁鼎, 孙蕴,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22.
- [24] 缪良云. 中国衣经[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 [25] 孙毓修. 圣迹图[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4:3.
- [26] 韩愈. 韩愈全集全本全译(下)[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22.
- [27] 李修生. 全文文:九一五卷[M]. 南京:凤凰出版社, 1998, 243.
- [28] 龙汝霖. 高平县志[M]. 高平市志办公室, 校.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 [29] 孔德平. 历代孔子造像考察[D].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8. 49.
- [30]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3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二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32] 孙机. 中国古舆服论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49.
- [33] 董仲舒. 春秋繁露义证:第六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157.

(责任编辑:卢杰)